

推遷評勤  
農行幣自然  
富足

管子評三  
四可見子

張榜評汝據  
地數國用詳  
纒適古

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春通不得。不使。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通。不籍斂而足。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



姚樞評陶天下及刈莞語

湯慎評丹沙黃金一段如雲珠玉滋川亦文之見榮者也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崇水心評金從水出以制

虎鼎新評天地財利善用之便不竭

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銻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銻金。上

前經

管子卷之二十三 在齊藏板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柯濬評金玉  
等物非先王  
不能制

朱養純評守  
財能因全在  
理號令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孔穎達評亦  
是一意

鼓十二斛春通間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民舉所最粟舉盡也。以避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

謂總計食鹽  
數則不矣

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

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金五

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十耗而金千。君伐菹薪。煮

泔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

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

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

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

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

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

張嶠評律權  
以宜民民不  
知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春通主母聚傭者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

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而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奇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

下矣。

管子善本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

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于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

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

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

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其

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二。乘天

朱長春評影

散敘次文議

俱有可規。濟而奇簡而辨

固禮之下大。或之上



梅士享評聖  
王鼓舞萬民  
要在默運其  
機易曰神而  
化之使民宜  
之以除害而  
兼之得利故  
財幣不屯于  
上而猛獸已  
除于下

郭正域評列  
沈數聖大會  
骨氣遺古

楊化評皮裘  
等用亦故然  
之習

沈其新評用  
原隨人非堯  
舜必用數

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

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水。草兼處日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

禺氏西北戌。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禽獸虞

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以

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

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

財物，隨山澤之人。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

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皆以雙武之

皮。雙虎之皮，以為裘。春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夫

庭實耶。委質。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

檐。列大夫中大夫也。襟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

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其猛獸若從親戚

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

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春通古衣皮，庶人

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

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千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

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

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

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李必評以數  
訓二五則財  
明不盡

養和評守  
口耳目便新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筭。陽也。壤。筭。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春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上為五。七者。人之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也。

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剔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良評封  
君之臣語奇  
備

郭正城評因  
兵奪農而賈  
人得利非筭  
也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之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其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為饑厭。春通。饑厭。售而足數也。而去。賈人受而  
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及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  
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

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春通。漢吳筭。反無。鹽氏。一歲息十倍。

乘於兵加。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

卒。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未流之。其在。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

涂者。籍之於衢塞。春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費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

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費而行。故物動。則應

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李泌評上操  
本始利始有  
所歸



管子 卷二十三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

少重相因。二十國之筭也。枚別本二十。作世字。下以此春通左右。即陰陽。

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

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蘇氏評調用  
備賞法極周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

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賈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臧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卦。

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

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

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管子 卷二十三 凡 七 齊 歲 反



沈鼎新評奪  
管子會政能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周元會評人  
與兵食何可  
去  
黃震訂守平  
虛與禍居句  
韻雋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



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筭也。禺氏  
邊山之玉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  
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  
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  
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  
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  
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  
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孔穎達評金  
從穀幣為高  
下則用利

百里其途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王  
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

下上之用。

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准金居中，從穀幣高下。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

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

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閭口十萬人，為分

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

之制，此亦所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

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楊忱評金權  
馬制按度最  
當



張榜評百乘  
千乘萬乘立  
帝處確然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食

三領。水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凡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刀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筭之數也。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餓。寒凍餓。必起於糞。



朱養和評先  
王謹始正以  
防飢寒

士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買無倍稱之。民。

姚權評秀色  
如冰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朱長春評三  
尚忠實文  
殊用一如



劉德評輔已  
一民安已各  
有其法

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春通驅猛獸以利民曰逃瓜牙。弛山澤以予民曰童竭。石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以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已。商尚質，乃無山，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固而安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工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陳評五家  
法非後世  
利之弊

澤益利，搏流由山，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饑。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立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固山澤而童竭之利，完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盜之所藉，無此乎絕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以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一，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好譏者嚴

沈鼎新評好  
譏亟變是其  
輕重處



察於下。亟變者。權衡則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劉之徇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管子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西人。端諂。農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米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夫。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

梅士享評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樂粟而

在是之流此類事之誣然日可為君樂樂者之戒

在敏政評來財致民創議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窮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墓。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杙，夏不束柎，以觀凍  
 溺。飭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  
 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  
 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  
 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

湯士享評湯  
 必不陰事女  
 華曲逆以傾  
 桀此好事之  
 然自可為  
 信璧寵之

評陰陽  
 自而說

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  
 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嗾陰謀一策可定于  
 一。故王繚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  
 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  
 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  
 邪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  
 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  
 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管子五戰  
 義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續按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密。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

通傳戟。謂死事。寶。謂賞言白首。管子對曰。吾國之豪

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

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

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

春通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故君請縞素而

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買取之。子與

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數。不得為侈矣。春通曰。平是買

不左不右。故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金鉅無止。遠通不

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

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

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沈氏新評  
非富不足則  
難重其衡

信誤

卷二十三 十七 七



維垣評酸  
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繼，歿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實修心不  
若其利之

務慎評靈酸  
則蚊至委晉  
則狗來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桓公曰：弓弩多匡較，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保。而使弓弩多匡較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鷓之舍近，鵠鷓鵠鷓音保之通遠，鵠鷓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弔弓弩，無匡較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鷓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鷓鵠鷓彼十鈞之



弩不得裴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甸。而弓弩無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

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

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

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

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

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圖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柳士章評前云立漸詳以

固山澤正謂此

乘長春評祭之用魚幾何

而曰百倍異日說夢耶兒

感耶

果長春評春秋之時越荒

遠少疾耳曰貴強是

而露尾也梅士亭評前

海王因人之山海假之名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

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

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菹。若此。則澤魚之正。伯

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

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

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

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有山海之困  
此因國之無  
水曲隱教之  
為利涉之民  
皆善相天下  
之機而預握  
天下之權  
楊慎評水者  
者者之于水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機戰許令禁  
一節亦不專  
行之處

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薪大曰薪。一束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毗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鞦。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對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毗有所備。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梅士亭評若  
國手奕棋局  
局日新不必  
一枰之為佳  
故于楚于燕  
于齊無所不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春通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輕重而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  
是而倪而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楚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  
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請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  
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正而積之桓公  
曰嗒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宋莊公託以  
其事自大  
夫權之用陰  
也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  
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  
眾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備同而煮鹽  
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  
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積鹽而又能食圉圍與禦同用鹽獨甚桓  
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宋長春評當  
時分國可用  
糶鹽自罷封  
建有仁而無  
難然則下之  
食鹽上之引

管子卷之十一  
管子卷之十一  
管子卷之十一



鹽相減千古  
不知幾矣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八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楊悅詳買人  
乘弊是通病

管子  
管子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絰絲之籍去分而歛矣。  
續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筒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絰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朱養純評  
財耳為給為  
歛法亦便

管子  
管子  
管子



漢水心評守  
洩三用斯能  
制輕重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  
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末之干  
民務相乘。六時  
制之。趨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  
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戎。  
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止  
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淫不可獨

新評易  
而一怒  
何極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  
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  
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父具有者。出  
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  
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憐。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  
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  
敗。

長榜評君不  
不不求于民  
今何無止

管子  
卷之  
二十一  
二十三  
七  
齊  
歲  
反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于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窮。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人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法評此  
事也派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審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評可因  
便非好

管子 卷二十三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春通穀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筴。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

士所謂妄言也。春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

與士皆不俞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輕重勸

其官能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歟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

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

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

之屬也。春通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准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

沈鼎新評三  
筴而准以軌  
則利權不下  
源



母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桓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春通問今國穀重

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欲財。穀

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

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

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

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諸侯受而官之。連芻而

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外則諸侯連芻合與熟穀之人則去。故天子失其

黃震評天子不攬權令諸侯以下收其夫非也

權也。桓公曰：善。

春通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穀空而農飢則

是天子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土之

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其出以明合而相與為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亡。由

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

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

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宋長春評景公之庸昏猶

夕曰有粟得而食知與伯

之君卿自守國守穀而已



矣。矩橋何以  
為人散敖倉  
何以爲人守  
七國在地富  
國之上用計  
然自圭之筭  
而託于管者  
徒爲吉苗階  
屬

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畜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藏。經。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秦。秋。國。

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

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

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

上熟糴三拾一。中熟糴二拾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秦春國

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橫。古。莫。民。皆。受。上。穀。以

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

有要

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令本意。重之相因。時之

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

化舉。無不爲穀筭。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

之輕重。無不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

以術權之。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夫獨委之。春。通。君。操。國。筭。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藏。於。上。三。游。於。下。也。故。大。夫。之。委。不。得。

用賈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倣國服。而權行

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

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  
以盜國背君。况於利筭乎。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  
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

梅士享評此  
言上能致穀  
則穀不洩於  
天下真國筭  
之得而豫備  
以待凶荒師



旅者也

姚樞評守重  
流原非閉糴

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春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穀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踊竟內之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予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境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

楊慎評王伯  
兩言了然道  
破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亾家藏於篋。春演殘國亾家藏於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

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賚之王政哉。顧散所以為何。王者喻於仁。霸國喻於利。穀輕上據。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是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慳圭之口。所不屑道。



言可為寒

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  
收十年之積。以節於國者。奪於民。民長以得贏。久以  
得剝。外以得助。內以得斂。上何其智。而下何愚。終歲  
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斂之。無窮。幾  
十年。民其罄矣。為此術者。為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  
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策之。不如上策之。然而以時。策  
不若以時補助。是先王無心於利也。上無心於利。利  
歸民矣。上有心於利。利培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  
之出母。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桓公曰。何謂  
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  
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  
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  
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

禮記政部權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  
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  
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  
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春通穀  
而據穀。穀重。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  
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  
上。一在下。復筴也。春通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  
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  
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買橫穀者也。布征之籍。  
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准十  
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斂幣以藏。藏而復布。幣重  
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  
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曰復筴。明歲復准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九



何俊良評欽  
三賦七則什  
去七而為春  
以會

今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  
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  
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  
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春通禁大  
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什在上君出穀什而  
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也  
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春通斂三賦七正是什散振不  
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  
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揚光評乘時  
疾徐與上乘  
馬進退意同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春通  
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  
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壘美其  
室一以嗇為務則農事市庸無大夫准此而行此如  
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  
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壘美其室此奪農事  
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綰而狸  
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沈鼎新評財  
終有始亦巧  
於專

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

於其間。春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

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

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

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

廢起。春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端

秋出。其行責細民。亦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

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

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

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

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春通用

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

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

所謂篋乘馬者。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

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

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

泉養純評曰  
重則荒價  
與平價異

管子  
卷二十一  
三十一  
管子藏版



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

為黨為州齊雖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春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

鄉州民用假於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

就而庸之一日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

而所以決畢也。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

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

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

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

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

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

摧抑富商兼并之家臨塞利門則與今乃布藏於官

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

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

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

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

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

通國筴亦甚後

管彥評准價就役等皆隨時上下之術

管子 卷二十一 三十二



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殂羸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年筭通而國筭乃通矣大夫家大夫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

宋長春評漢禁三人羣飲

君子以為苛此通筭合游又無濫乎不以儉示而以侈淫一時之權非國法也

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春通合游如社會醵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筭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筭也謂之通

禮哉  
平仲之不捨  
豆信乎耻盈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汎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國有漏壤

管子權宜  
國地勢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汎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決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春通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質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

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

捫牢之筭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春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  
庸傾為廢居。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主者鄉州以  
乘時以調耳。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  
 簿

管子評兵  
 卷之奇慮

也。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謀，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邪正地評審  
金粟輕重之  
數可無憂用  
矣

魏極評人皆  
為利死

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筭。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則曰：東賈四十，西賈四十，南賈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  
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績按用  
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非大父母之  
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魏極評人皆  
為利死

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  
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  
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  
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  
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圍。

楊士享評非  
貪四夷寶玩  
也所以通其  
貨于上國令  
彼亦自珍其  
貨之奇期于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他卧切  
落毛也服而以為幣



必達且得以歸塗之便載

吾國之贏亦招遠一策也

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

承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德

澤洽于天下其招遠又不

止此

朱長春評崑崙去中國甚

遠漢窮河源猶非真崑崙

也此曰八工

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春溲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之產。皆為幣。其寶以為

有名國如小

天類耶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必。今中國四方之夷。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為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夫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

卷第二十三

二十七

管子